

中国漫画现状及思考

权迎升



2022年已经过去,我以职业漫画人的身份在这个行业坚持创作了29年。从1994年开始在纸媒发表漫画到现在以网络连载漫画为主,不同媒介载体的转换及不同时期读者需求的变化都在驱动我随时调整自己的创作形式。想要与读者建立密切联系,漫画家首先要考虑如何适应市场的变化,如何能让读者接纳自己,再去考虑是否有机会去创作展现自我的想法、甚至引领市场方向的作品。



2010年周刊连载时期的作品《战龙》

相比2013年至2019年中国漫画高歌猛进的发展势头,近年的漫画行业表现相对低调很多。主要是受大环境变化和读者消费娱乐转型的影响。当然,相关的其他文化娱乐产业,如小说、影视、游戏等行业也都发生变化,受到来自短视频的冲击,大众的消费、娱乐、审美需求都在快速地转变。

漫画一直是世界各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漫画也一直是特殊历史时期、重大事件最有力的宣传武器之一。这几年,漫画也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宣传和鼓舞人心,甚至抗压治愈的责任,所谓以笔代剑就是漫画的功能之一。著名漫画家、《讽刺与幽默》报原主编徐鹏飞曾经说过:“漫画是艺术,除了鼓舞、振奋人心之外,更重要的是画出思想性、艺术性,画出既有幽默感、又有实效性并带有个人特色的漫画。漫画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但是能提出问题,使人深思并有所悟,这才是漫画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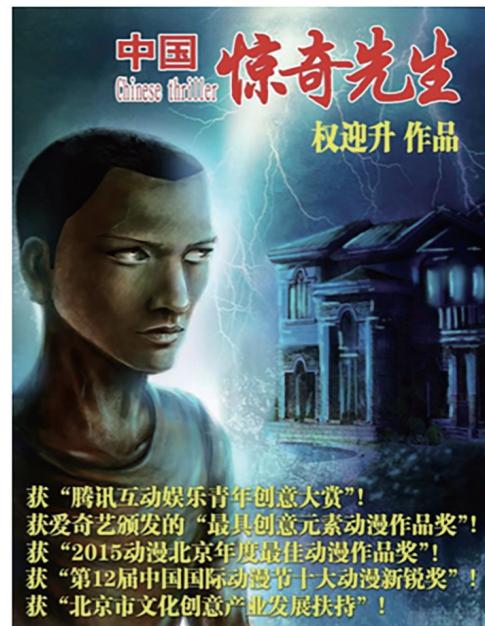
不同国家的人们互相产生印象,大多通过文化作品的呈现内容,这就是文化输出的重要性。例如上世纪90年代末期,许多欧美读者看了日本漫画后,就认为主角在故事中常常喜欢吃的拉面是由日本创造出来的,甚至认为故事中出现的汉字文身和咒语等文化符号也来自日本。一部长篇故事漫画里,细节中承载着太多的文化信息,人物的性格、服装、道具、背景,故事中展现的地域、人文风俗都会在一部漫画的细节中得到体现。

从载体上看,目前中国漫画主要是网络漫画,保守估计占市场份额的80%以上,甚至更高。网络漫画作品内容形式,逐渐发生巨大的变化。2013年至2018年原创漫画还占主导地位,但此后就是大量网文小说被改成漫画,网文改编漫画成了主流形式。尤其近年,预计网上连载的漫画,90%以上都是网文改编的,漫画成了小说的下游,漫画家成了小说的代工。究其原因是脚本、内容出了问题,或者跟不上网络快节奏的连载模式而

使作品品质下滑、掉队,不能持久产出优质内容,作品就会被腰斩。读者需要的是好故事,无论何种形式的改编,只要源源不断地提供优质有创意的内容,读者就会接受认可。

原创漫画不是没有机会,只是要求更高了。在一周三更快节奏的残酷形势下,笔者的作品已经在腾讯动漫连载了9年,目前超过1400话,这说明大家还是喜欢原创漫画。因为漫画家本身具备图像思维的特点,自编自画很容易把心中的想法用画面精准表现出来。只要脑洞大开,内容丰富,技巧熟练,就有机会创作出好作品。

创作漫画,打造优质IP,讲好中国故事,是一个漫画家的责任。转型期已到来,在互联网视频化、碎片化、快节奏的不断冲击下,漫画创作者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突破原有表现形式,甚至是载体形式,以适应变化。



二零一三年开始在腾讯动漫连载至今的
《中国惊奇先生》

那皆是最高的漫作。”

那个时代没有像今天有这么多照片可供参考,汪子美仅凭平时偶尔接触时留下的记忆,便以高超的技巧,轻松又细腻地把这些漫画家刻画得逼真传神,他们不同的个性特征都跃然纸上。不管是不是了解这19位漫画家,今天来观看这些

80多年前、深谙幽默之术又忧国忧民的艺术大师们,都会觉得鲜活亲切,有想与他们对话的冲动。《漫画界重阳登高图》在大英博物

馆展出时的解说这样写道:“这幅漫画描绘了一些中国最著名的漫画家,陈依范(捐画者)认为这些年轻、贫穷且自学成才的漫画家在艺术上成为了革命先驱。”

此画正是为这些革命漫画家和那些意义重大的时刻作了浪漫的纪实,便于今人怀念这些漫画先驱、这些“大恐龙”。

一群“大恐龙”

蔚然



从左至右(上)张英超、陆志痒、丁聪、蔡若虹
(中)汪子美、鲁夫、朱金楼、特伟、黄尧、张光宇、张正宇、胡考、鲁少飞、高龙生、张乐平
(下)王敦庆、梁白波、叶浅予、黄苗子

人在旅途情为贵

肖承森

漫画,就功能而言,以讽刺和幽默见长,而不是所有的漫画仅限于满足这两项功能。

经常看漫画的读者,习惯于把漫画当作绘画中的小品和杂文。漫画是视觉艺术最自由的形式,它可以讽刺、可以批判、可以评议、可以叙事也可以抒情。王爱卿先生的作品《途中情》,即是边叙事边抒情、还可以唤醒人间大爱、具有浓浓诗意图案。

人生,是各类艺术关注的永恒主题,漫画也不例外。人生是由人的各种经历构成的,转换成视觉化语言,人的经历是由自己的脚印组成的。漫画创作最核心的工作,是把作者的诉求和主张,通过各种视觉元素呈现于纸面,进而表现在表现上追求力透纸背的撼人境界。王爱卿先生做到了这一点。



途中情 王爱卿

人生不都是完美的,多数人的足迹是一行双线,但也有人是一条单线。借助拐杖单线人生坚强地行走,幸运的是,他遇上了一行强有力的脚步。而后,三条脚印变成两条,承载起他人身体的双脚,在大地留下更深的足迹。此情此景,何等感人!关心、关爱并用具体行动帮助残疾人,是人性大善的本能流露。漫画作为简笔绘画形式,作者的终极追求不仅仅停留于简单的视觉符号。

人在旅途,都会留下足迹,有的大,有的小,有的深,有的浅。

2013年,大英博物馆的一个专题展厅曾经陈列过一张中国的老漫画,此画名为《漫画界重阳登高图》,发表于1936年10月10日,作者是著名漫画家汪子美。画面展现的是当时赫赫有名的19位漫画家群像,他们在高坡上弹琴弄笔,拈花眺远,焕发出勃勃生机。80多年前,是中国漫画蓬勃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很多漫画家创作的作品大胆犀利,批判社会、呼吁和平、召唤民众觉悟……对当时的社会和民众产生巨大影响。学者张伟德形容那个时期是漫画的侏罗纪时期,换言之,优秀的漫画家们就是“大恐龙”,那个漫画黄金时代正是由这些“大恐龙”缔造的。

1936年,漫画界中的骨干分子在上海成立了全国漫画协会筹委会,发起了中国第一届全国漫画展,汪子美先生的这幅《漫画界重阳登高图》就是此次漫画展的纪念之作,他将筹备委员及精英画家中的19位画进了这幅群像图里。

汪子美说过:“有人说‘漫画是有意义的简单画’,此说我们不尽同意。法国的多米埃曾以油画讽刺政治与社会,西班牙戈雅的作品都是工整而具讽刺,但谁都不能否认,